

香火、香火会、香火戏与扬剧

□ 姜善海

高邮八桥有一处杨家香火,江都永安有个小村落叫香火堂子,永安碾子庄的武香火远近有名。香火的主要活动是做会。香火做会是为驱逐瘟疫病邪、祈神禳鬼。我小时候看过几回香火会。

香火源于古代的傩。傩,原是民间祈神逐疫驱邪的祭祀舞蹈,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说“傩在平时,谓之香火”。唐贞观时封乡人傩为“逐疫户”,北宋末被称香火。香火有坛坊,各坊按划定区域承揽做会业务,互不侵犯。香火会上唱香火戏,今日的扬剧,便是源于香火戏。

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、四的永安“会期”,是沿袭旧时的都天会、商户“会”而来的。都天会是为祈求都天菩萨下界驱除疫病、保民安康,而请出永安大悲寺的都天菩萨巡街。各业商户“会”,其实就是今日的商品交易会。大人们赶会,是为添置各式农具、用物,小孩子赶会,是为看都天菩萨巡街,看大把戏、香火戏,吃荸荠、烂藕。都天巡街,旗旛伞盖、金瓜斧钺,人头攒动、不见首尾。会期两日,街上人流摩肩接踵,河里帆樯林立、船来船往,人声鼎沸,热闹非常。

夏收夏种后,新麦进仓,秧苗吐翠,村庄人家为祈求丰收,多有举办青苗会者。那年前庄吕家垛办青苗会,会坛设在庄前打谷场上。场上高竖龙凤彩旗,人们围在坛场四周,小孩则爬上草堆、树杈或是骑在大人的肩上,看文香火诵祭词、唱神书,看武香火跑方、三上吊、上刀山、爬高竿、蹿刀圈、翻吊毛(从几张垒着的大桌上翻身落地),看他们从永安西南碾子庄请来的客师香火玩石

碾子——单臂竖起石碾子,弯腰抱石碾子离地,肩扛石碾子跑圈,看一香火仰卧地上,让石碾子从其足部滚至胸前,再滚回地上,看香火去做会各户“打扫”,散发小彩旗——户家门前置一小碗,碗内水中放有铜钱数枚,碗口置竹筷一双或柳枝两根,门内备活公鸡一只,一腰系黑裙、执九铃刀(刀背九环)的香火来到户家,在家前屋后、牛栏猪舍来回蹿跳、持刀挥舞,作驱邪逐鬼势毕,抓起活公鸡,咬破鸡嗓,遍洒鸡血,取过竹筷或柳枝,置门槛或膀上,一刀砍为两段。跟来的香火在户家门口两面墙上用石灰水写上硕大的“人口、太平”四字,主家燃放鞭炮,以示已经驱散疫病邪鬼,从此大吉大利。所散五色小旗,遍插做会人家稻田之中,说是以此驱除禾苗病虫,便可确保丰收无虞了。

农历七月十五,古称盂兰盆节,又称中元节。有水边人家做盂兰会,请来香火祈神禳鬼,也有请来和尚道士诵经,放利孤焰口,其意都在祭奠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(谓之斋孤)、祈禳水中恶死之鬼。人们在河岸烧纸钱,在水上放河灯。暮色四合,纸火明灭,河灯烛光摇曳,缓缓漂流,绵延数里。

香火所做之会名目繁多。香火会或白天或晚上,都要唱一两出或两三出香火小戏。香火戏有文戏、武戏两种,人物不多,一人多角,甚或男充女角。曲调亦少,唱腔变化不大,多为粗犷、高亢、豪放、明亮之音。锣鼓器乐亦多为铿锵之声。至今未能忘怀的戏名有“陈世美不认前妻”“朱买臣休妻”“武松杀嫂”“吴汉杀妻”“樊梨花”“郑巧娇”“十把穿金扇”“孟姜女哭倒长城”“刘全进瓜”“魏征斩老龙”“狸猫换太子”等等。清末民初以来,维扬大班(大开口)、维扬花鼓(小开口)与维扬清曲融合发展,而有了今日的扬剧。

和儿子约定,这个周末陪他看场电影。从网上订好票,抱上一桶爆米花,再搭配上一杯冰镇可乐,坐在影院舒适的座位上,欣赏着精彩纷呈的3D大片,恬然惬意。电影开场时,放映机射出的五彩光束投向巨大的银幕,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欢乐时光,有一样精彩的画面,还有那特别难忘的味道。

明天学校组织去镇上看电影,按照惯例今晚可以得到五毛零花钱。钱一到手,我便激动不已。可别小瞧这五毛钱,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,一年才有这么一两次挥霍的机会。村小学离镇上有五公里的路程,全靠走路,一大早,所有班级都来到操场上集合,校长几句话唠叨完就依次出发了。一路上,整齐划一的队伍浩浩荡荡,班长举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我们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电影院门口。位于镇中心的电影院,是镇上最气派的建筑。班长从老师那里接过电影票,按顺序一张一张地发到每个人的手里。我接过电影票,仔细研究了一番,那是一张红色的小纸片,当中是“入场券”三个字,两边印着放映时间和几排几座。我小心翼翼地拿着电影票,通过检票口进入观影厅,门口的大牌子上面几行大字写到:今日上映《董存瑞》《地道战》……几乎每次都是这类爱国教育片。

电影的味道具史日贵

回,“给我来十勺瓜子,五香的,快点!”瓜子是要细嚼慢咽耐心品味的,不急不慢一颗一颗地放进嘴里,含上一会儿,再用舌头来回不停地舔舐,要等瓜子壳上的五香味道全部舔完后才嗑开外壳,吃掉里面的肉。嗑开外壳的动作也有讲究,瓜子在牙齿间调整好位置,嘴巴里酝酿足力气,干净利索地嗑下去,同时嘴角要微微张开,这样“嘎嘣”声才会更响,传得更远。

电影即将放映,不一会儿,电影院里的灯全关了,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。我竖起耳朵,仿佛听到放映机发出的“哗啦啦”的响声,突然,从放映室的小窗里发出一束会转动的五彩光,像闪电一样投向银幕,白色的银幕瞬间变成五彩的画面,引来全场“哇”的一片惊讶声。这太神奇了!每当一卷胶片放影完,银幕上便会漆黑一片,这时候放映员要更换下一卷胶片。场内的观众不停地回头注视着放映室的小窗,有的不耐烦地吹响口哨,我也试着吹吹,但是没有吹响。就在嘈杂声达到顶点时,放映机突然开了,银幕上又出现了影片的画面,电影院立刻恢复了平静。不管放映什么电影,我都全神贯注,生怕漏掉哪段精彩的画面,毕竟机会难得;和其他同学一样,每次观影结束都不愿早早散场,非要等到“剧终”二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,才不情不愿地起身离开。

童年的记忆里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家里不仅缺粮,还缺柴。虽然有地里收割的秸秆,但光指望它们,还是远远不够的。

稻草是舍不得烧的,要派上更大的用场。牛过冬的饲料全指望它呢。猪饲料短缺时,父亲也会挑一担稻草去米机坊,碎成草糠,掺在米糠里喂猪。父母还要冒着被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危险,偷偷地用它们编织成草帘,或绞成草绳,卖些钱,补贴家用。草绳卖给大表哥工作的林场,移栽花木时,用它缠绕苗木的茎干或树根。草帘卖给公社的砖瓦厂,用来遮盖砖坯。现在还记得,如豆的油灯下,母亲和姐姐编织草帘的场景;耳旁还回响着,父亲用力地踩踏绞绳机,哐当哐当的响声。

麦秆是烧柴的主要来源。除了用来烧火,想不出这些又脆又硬、会让人浑身痒痒的家伙,还有什么用途。晒得干细细的麦秆,好像涂了一层油,金黄发亮,柴火就着,是煮饭的好燃料。那时父母上工挣工分,我和奶奶就留在家里。煮饭时,奶奶在锅里忙着洗菜切菜,我就帮着烧火。奶奶不放心,担心我把火烧得太大,把饭菜烧糊了,还浪费了柴禾,便教我,先将麦秆绕成草把,再放进灶膛里,着火后,要用烧火棍压住草把,不然火太大,火苗从灶膛里窜出来,就浪费了。有时大意,忘了叮嘱,草把没压住,火舌舔舐外冒。奶奶望见后,便着急得不得了,赶紧忙完手中的活,过来替我。

为了补贴家里烧材的不足,父亲像一个猎人,整天在村子里转悠,隔三差五,会扛回来一棵枯树,或拎回来一个树根,劈好,码放在屋檐下。母亲也会用上工间隙,去荒地路旁,田边地头,割回来一些芦柴茅草,晒干后捆扎起来,堆在一旁备用。奶奶每天都将门前屋后的落叶扫回家,说做饭时能添把火。麦收时,我和弟弟拾完了麦穗,还被派去拔麦桩,就是将地里的麦根拔出来,抖掉泥土,堆放在一起。父亲收工时,用箩筐挑回家,晒干烧火。奶奶说,麦根特别熬火耐烧。我和弟弟就拔得更起劲了。

最让我记忆深刻的,是每年冬天,父母会与村里人一道,结伴去江边的芦苇滩划柴。芦苇收割后,江滩上会遗落很多芦叶和少量的芦柴。划柴就是像捡拾田间麦穗一样,捡拾这些散落的柴禾。

江滩是人家生产队的,有时让划,有时不让划,全凭运气。不让划时,只好空手而归。但父母不管这些,还是想去碰碰运气。记得天不亮,他们就出发了,带着板车、耙子、镰刀、草绳,还有一些干粮和水。地上满是厚重的白霜,板车驶过,留下清晰的辙痕。我和弟弟呆在家里,不时跑出村口张望。奶奶一整天都在祷告,祈求老天爷保佑。一直等到很晚很晚,地上又结出了厚厚的白霜,父母们的车队,才从村东边的木桥上,浩浩荡荡地驶进村来。车上的柴禾堆得高高的,父母看起来很疲惫,但脸上满是笑容。全村都是欢声笑语,我们全家人也欢笑着。父亲忙着卸车,母亲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烧饼,分给我和弟弟。烧饼金黄金黄的,上面还撒有芝麻,香喷喷的。我们欢天喜地地吃着跳着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是童年最美最香甜的食品,胜过今日无数,也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。

时光流逝,母亲已经过世多年,年迈的父亲也在前年丢下我们,寻母亲去了。童年的老屋拆迁了,东厢房的老灶台也荡然无存了。弟弟一家搬进了离老屋不远处的小区新楼,宽敞明亮的厨房,洁净的不锈钢灶台,品牌抽油烟机,管道天然气,智能电饭煲,微波炉,电磁炉,一应俱全。弟弟说,“再也不用柴禾烧锅煮饭了,不过如今让人头疼的是,那些秸秆不知如何处理才好。别说卖钱了,白送、贴钱也没人要。堆在地里,占着地方。一把火烧掉,又会污染空气,公家不准,说是犯法。”昔日视为宝物的稻草和麦秆,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,真是世事难料啊!

白鹭

□ 陈绍祥

我关注这只白鹭已有一段时间了。学校南围墙外是一大片梯形状的农田,一条水渠贯穿东西,渠边最佳的一块地的田埂上,站着一只体型较大的白鹭,洁白的羽毛,圆规似的长腿,漆黑发亮比颈项还长的嘴,从外形看,它是白鹭家族中的伟男子。它一直悠闲地站着,一周过去,一个月过去,它还站在原处。

我常去教学楼四楼教室上课或监考,不经意间发现围墙外的这只白鹭,遇到监考,我的目光停留在白鹭身上的时间会长些。有时它曲着一条腿,练金鸡独立;有时它将长嘴插入脊背羽毛中,静静地小憩;有时抖抖双翅,来个白鹤晾翅;有时曲着颈项站立在哪里,纹丝不动,像一尊雕塑。

白鹭

□ 陈绍祥

过着自己的日子,在等待中坚守,在坚守中等待。春天是一幅画。绿油油的麦苗,黄灿灿的油菜花,嗡嗡嗡的蜜蜂,白鹭在黄与绿之间,若隐若现,悠然惬意。夏天是另一幅画。麦地变成嫩绿的秧苗,油菜被蒺藜苗所取代,白鹭用它圆规形的长腿在蒺藜田里量来量去,头部和颈部被阔大的蒺藜叶所遮掩,只露出背部上白色的羽毛,万绿丛中一点白。转眼便是秋天,金黄的稻谷成了画面的主色调,蒺藜叶在风中飒飒作响,螺蛳、小鱼、小虾为白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,这是它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。寒风呼号,肃杀的冬天来临了,蒺藜叶凋零,田埂上野草枯黄,渠道干涸,麦苗冻得瑟瑟发抖,画面中灵动的、充满活力的唯有白鹭,太阳升起后振翅外出觅食,夕阳西下时回到住处。

稻草堆

□ 侍广法

稻草堆,俗称“穰草堆”,正常都堆放在打谷场边。打谷场紧靠农田,方便社员运送稻把上场,与社员的庄台住所地有一定的距离,主要为了防火。几十年前对生产队来说,稻草堆是贫穷富裕的体现,哪个生产队富有不富有,看生产队的稻草堆大小、高矮。稻草堆高大,说明这个生产队秋产丰收,水稻产量高,社员分红足;稻草堆高大,也说明这个生产队集体资产足,水牛存栏数多,生产能力强。水牛那时是生产队的主要生产力,农业生产种植到处都用得着牛,夏季栽植水稻要犁田耙田,收割时要打场脱谷,秋季播种要耕田清墒。

堆稻草堆是体力活,也是个技术活。一般是生产队里两位男壮劳力,一位在底下叉草,送草,另一位在上面接草、堆草,其他劳力则用两根草杠,两个人一组,将远处晒干挑净的小草垛抬来,放在送草的男劳力脚前,由他一叉又送上去。草垛一层一层堆上去,越来越高,这时要换一根特制长柄叉,把草一垛一垛举送上去,没有一定的臂力是不行的。上面堆草的男劳力,除了要有臂力还要有技术,技术全在最后收尾,既要保证不坍塌下来,也要保证质量,不能漏水,漏水稻草就会腐烂,失去了它的价值。

稻草是个宝。稻草是水牛的主要食粮,前前后后,要吃近三个季节,深秋、冬天、初春。深秋,路边田头的青草已枯黄,不能食用,这时,没有其它食物,稻草成了水牛的最爱;冬天,水牛常在牛棚里面,管牛人将稻草扎成捆,抱进牛棚,给水牛享用,以养精蓄锐,来年开春,大显身手;初春,百草尚未起青,也只能吃稻草维持温饱。

稻草是当时最好的取暖保温材料。几十年前的农村,物质条件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。寒冬腊月,大多数农户过冬,都用稻草铺床,讲究的人家,用化肥袋裁制成一个与床一样大小的袋子,塞满稻草放在睡床上,犹如今天的高级席梦思。家里来客人,没地方住宿,打地铺,将稻草往堂屋地上一铺,一张客床即成,可大可小。

稻草堆也是我们儿时捉迷藏的最佳场所。新稻草堆刚堆成,我和伙伴们在稻草堆上拨一个洞,躲进洞,将洞口封起来,然后让别人找。

如今,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,用不着水牛了,农民的生活水平较四十年前有了显著提高,稻草还田,化作肥料,再用不着堆稻草堆了。

白鹭

□ 陈绍祥

它为什么总站在哪里?它在等谁?它在等外出闯荡的孩子归来?孩子远足,音信全无。它独守空巢等候,送走一个又一个黄昏,迎来一个又一个黎明,它惦念的是在外打拼的孩子,只要孩子们安然无恙,自己孤独守候何足言苦?如果是这样,它称得上是有责任心的好父亲。它在等昔日亲密无间的伙伴?这里曾是前行途中的一个驿站,遮天蔽日的大柳树是它们欢歌嬉闹的舞台,汩汩流淌的渠水是它们的浴场,长满青草的田埂是它们栖息的绿毯。不远处的教学楼灯光熄了又亮,读书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,只有它独自在等候。如果是这样,它是诚实守信的铁杆朋友。

它在等情意绵绵的伴侣?田地间留有它们窃窃私语的回声,水渠边留有它们幸福的倩影,田埂上留有它们厮守的印迹。或许是遭遇从天而降的龙卷风,或许是受到猝不及防的攻击,或许是染上不可抗拒的疾病,它失去了另一半。如果是这样,它称得上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丈夫。我站在楼上看白鹭,白鹭心无旁骛地

白鹭

□ 陈绍祥

它钟情的是清静的、安宁的、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它是有机会离开的。前年中秋节前夕,一大群黄鹭、灰鹭、白鹭在不远处的小树林聚会,唱歌,舞蹈,二人转,欢乐通宵达旦,它不为所动,自始至终作观众。又有一次离开的机会。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,不远处传来一大群白鹭呼朋唤友的鸣叫声,在低空中盘旋嬉戏的白鹭遮蔽了大半个天空。两里开外的千亩连片虾塘出虾了,塘里的水抽干了,小鱼、小虾、螺蛳便成了白鹭的囊中之物,数天食物无忧。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,这只独守空巢的白鹭去了。半个月后大部队撤走了,它仍飞回原处,让人匪夷所思。

独处,需要定力,需要时间的考验,更需要内心的足够强大。不为外界喧嚣所扰,不为生存压力所忧,不为环境寂寞所苦,不为年长力衰所困。如此说来,我从心底里佩服这只白鹭的选择。